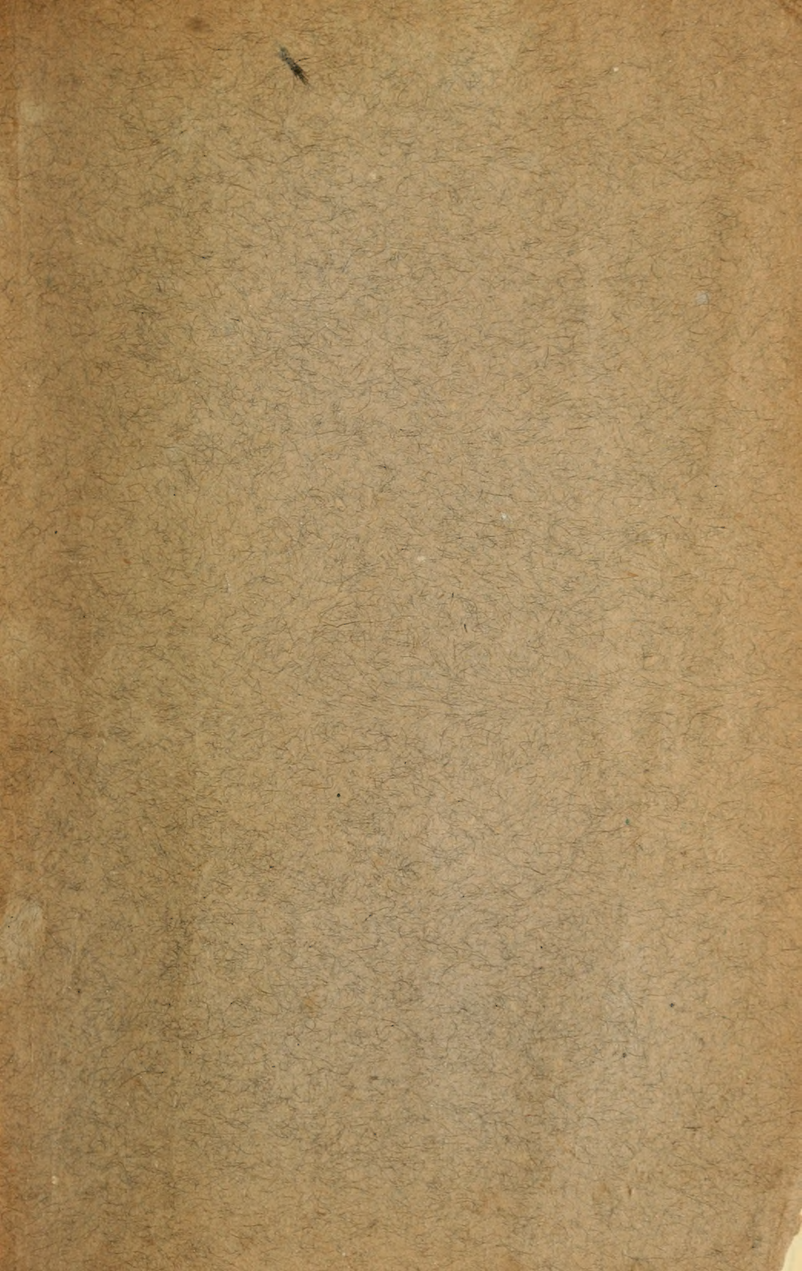



一隻馬蜂
及其他獨幕劇
西林著



現代社文藝叢書

一隻馬蜂

及其他獨幕劇

西林著

序

如果著者有那種榮幸，這本小書裏面的第二篇戲劇—親愛的丈夫—得蒙愛美的戲劇家認眞的拿到舞台上去做試驗，著者深信那裏面的主角「任太太」最好是請黃鳳卿自己去飾；如果排戲的人不知道到那裏去找他，情願勉強的對付，那麼他應當請一個女人代替他。

十四，五，五。北京。



一隻馬蜂

劇中人

吉老太太　年約五十餘歲，身材細小，體質強健，淡素服裝，非常的情潔。

吉先生　吉老太太的兒子，年約二十六七，強健，活潑，極平常極自然的服裝。

余小姐　年約二十五六，姿勢美麗，面目富有表情，服裝精緻，

僕人

布景

一間小小長方形房子，後面牆壁中間，兩扇寬門。門之左邊置一衣架，靠牆一小桌，桌上置鮮花。右邊靠牆一書櫃，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。左壁

的裏邊，開一獨門，門之前爲短門大窗，窗邊置寫字桌。桌上置文具。房之右壁後半亦開一門，前半靠壁置書架，架上置裝飾品。壁上懸字畫。房子中央略偏前與右，置一小圓桌，上置茶具，桌之右側置大椅（卽安樂椅），左側置可坐兩人之長椅，兩椅之間，置一小椅，椅上皆置腰枕。

開幕時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，脚下置高墊，手中報紙，落地上。

吉　　將左門徐徐推開，見老太太睡臥椅上，輕步走至衣架，取了一件薄大衣，走至椅前，輕輕蓋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醒覺。吉含笑問。睡著了沒有？

老太太　我本想閉了眼歇一會，不想一不留心，就睡著了。坐起。

吉　　老人家的眼睛，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樣，閉不得的。一閉了，就不由你做主。將報紙拾起，坐在小椅上。

老太太　現在什麼時候了？

吉　由懷裏取出一個手錶看了一看。　三點一刻。

老太太　你在那裏一直到現在。

吉　在書房裏寫了兩封信。

老太太　喔，不錯，你替我把那封信寫了吧。

吉　好，現在就寫。　坐到寫字桌，從抽屜裏拿出信紙信封，瓶裏倒了水，磨墨取筆，預備寫字。　怎樣寫法？

老太太　隨便的寫幾句好了。　你把我們動身的日子告訴他們。　叫他們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。

吉　你一面說，我一面寫吧。　一定下星期二動身麼？

老太太　喔，已經不是日子，還再不動身！

吉　一面寫，一面唸，一面說話。　………十九日起程回南。　停著用手指計算日期。　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。　寫。　二十一日到港。　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

到港口接一接。 問。 是不是？

老太太　是，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乾淨。 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門，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。

吉　寫： 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。 一面寫，一面口中作低聲的唸。 ……鄧祥發家的也可以。 問。 還有什麼？

老太太　自己想她的心思。 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，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服拿出來晒一晒。

吉　好，還有什麼？

老太太　沒有什麼。 自言自語。 王媽回家，說過了節，就回來，不知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？

吉　繼續的寫信。

老太太　余小姐，應該送她點禮物才好。

吉　先寫完了信，然後答話，再接著寫信封。　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麼？　寫完了信封。　好了，寫完了。

老太太　被吉打破她的深思。　寫完了麼？

吉　走至椅前，將信送出。　要不要看一遍？

老太太　你唸一唸吧。

吉　唸信。

『二妹覽：

「已經不是日子，還再不動身！」　母親說。

老太太　這是寫的什麼？

吉　這是寫信的一個帽子。　繼續一句一句的唸信。

『母親定於十九日動身。　二十一日到港。　叫張宏同江媽、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。　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乾淨，要是李老四家的船

出了門，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。

『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，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，拿出來晒一晒。

王媽回家，說過了節就回來，不知道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？』

沒有寫錯吧？

老太太　笑。喔，你們現在寫信，都是這樣寫麼？

吉　這是最時行的直寫式的白話文，有一句，說一句。你沒有旁的話要說麼？

老太太　沒有。

吉　這下邊是我的事。繼續唸信。

『這次母親在京，一切都好。惟有兩件事，不大稱心。……

老太太　我有什麼事不稱心？

吉　（不答，繼續唸信。）

『第一，她這次來京的目的，本想勸她的兒子，趕緊討個媳婦，她可早點抱個孫兒。方頭大耳，既肥且皙。噯！不想來京兩月，絕少成績。媳婦，毫無影響，孫子，渺無消息。第二，她滿心滿意，想親上加親。把姊妹改做親家，姪兒變做女婿。不想她那不肖之女，又剛愎自用，不順母意。因此上，這幾日來，口中不言，心中悶悶。不過那位表姪先生，現已廣託親友，多方物色。夫誠能動神，勤能移山，況在佳人才子聚會之首都，求一稱心合意之老婆乎！故數月之內，定有良緣。將來一杯喜酒，或能稍慰老年人願天下有情人無情人都成眷屬之美情也。』

說得對不對？不要生氣啊。

老太太　（稍有不快之意。）我有這些閒工夫來同你們生氣！你們的事，我

老早就對你們講過，由你們自己去，我一概不管。你們愛怎麼說，就怎麼說。

吉　將信封好。貼了郵票，走至椅傍，一手放椅背上，一手理她的頭髮。媽，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，你什麼事都是非常。你是一個非常的良妻，一個非常的賢母。惟有這一件，你沒有逃出了個母親的公例。

老太太　把這件大衣掛起來。吉將衣掛原處。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。「賢妻良母」，配不上這四個字！吉坐到原處。你父親死的時候，你祗有八歲。雲兒祗有五歲。那個時候，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書方法。——也一半捨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蠻的管束——所以我就拿定主意，自己教你們。一直把你教到十六歲。那時所有的產業，就是那分來的五十畝壞田。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，不愁吃。不是說句大話，要是你們不是每年上千塊錢的學費用費，現在大約十

倍那麼多都不止了。

吉　所以我說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。

老太太　是的，賢妻良母，有甚麼稀奇？　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麼？

吉　你要原諒她們。　她們因爲有幾千年沒有說過話，現在可以拿起筆來，做文章，她們祇要說，說，說，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些什麼。

老太太　現在這班小姐們，眞教人看不上眼。　不懂得做人，不懂得治家。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甚麼地方？

吉　她們都是些白話詩，既無品格，又無風韻。　旁人莫名其妙，然而她們。的好處，就在這個上邊。

老太太　我問你，這樣的人也不好，那樣的人也不好，舊的，你說她們是八股文，新的，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，……

吉　是的，同樣的沒有東西，沒有味兒。

老太太　那末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人，你就願意？

吉　（聳肩）壞的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數學的未知數一樣，能够立出一個代數方程式來，那倒容易辦了。

老太太　怎麼你們表兄弟兩個，這樣的不同！那一個就請這個，託那個，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。你是總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。

吉　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！因爲我把他看得太正經了，所以到今天還沒有結婚。要是我把他當做配眼鏡一樣，那麼你的孫子，己經進了中學。

老太太　覺得他沒有辦法。倒一杯茶給我。吉到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，自己亦倒了一杯，慢慢飲之。老太太沉思半晌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的表兄已經同我說了幾次，要我替他做媒？

吉　怎麼不知道？

老太太　你知道他要說的是誰麼？

吉　余小姐，是不是？你問過了她沒有？

老太太　很慢的答。沒有。

吉　爲甚麼不問她？

老太太　爲甚麼不問？少頓。我想今天問她，——好不好？語時視吉。

吉　很好，看護婦配醫生，互助的原則，合作的精神，結婚時最好的演說資料。

老太太　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

僕人　推開左門。老太太，余小姐來了。

老太太　請她進來。僕人走出，吉放下茶杯，忙走至寫字桌，整理筆硯，揩好了桌上報紙。

僕人　由外面推開左門讓余走進，自己隨後收去了桌上的茶具。

余　帶了帽子手套，一手提錢包，進來之後，一面與主人招呼，一面脫去手套，將錢包置門旁小桌上，解下帽子。　老太太，吉先生。

老太太　吉　余小姐。　吉接過帽子，掛衣架上。

余　老太太，對不住得很，勞你們等了。

老太太　沒有甚麼，請坐。　讓余坐大椅。

余　喔，老太太坐，老太太不用客氣，我這兒坐好。　扶老太太坐大椅，自坐小椅，吉自坐長椅上。　兩點半鐘就想來，忽然來了一個病人，要替他謄出一間房間來，忙了半天。　還打算打電話，說不能來了，後來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，無論怎樣忙，都要來陪老太太頑半天。

老太太　多謝你，我們也知道你醫院裏事情很忙，所以一向不常請你出來。今天是因為我們快要回南，想請你來我們好當面向你道謝。　這一次實在勞苦了你。　其先是我們吉先生，住了兩個星期，都是你招

呼，後來又是我自己，我們實在感激你的了不得。

余　老太太太客氣，那是我們的職務。老太太這幾天飲食可好一點？

老太太　胃口不強，我一向就是這樣。那一次到北京來，因爲在路上略微受了一點辛苦，所以覺得不大舒服，實在沒有什麼病。我們吉先生一定要我到醫院去，說醫院裏怎樣的舒服，怎樣的乾淨。我總是不想去。後來他又說我精神不好，一定是睡覺不好，非得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靜養幾天不可。我被他說不過了，方纔住到醫院去。我出來的時候，他還要我再多住幾天。

吉　我的母親是不相信醫院，不相信看護婦的。

老太太　我並沒有說我不相信看護婦，我是因爲常常聽見講醫院裏招呼不大周到。

吉　沒有甚麼，你現不但相信她們，並且喜歡她們。

余　我們也知道，外面有很多的人，說我們的壞話，現在不是我來替自己辯護，有時實在不是看護婦的疏忽，實在是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們的麻煩。　我常時同其餘的同事說了頑，說這些人甚麼事不會做，連生病也不會生。……

吉　要生病生得好，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余　她們第一，就不肯聽醫生的話。　要這樣，要那樣，一天要壓幾十次鈴子。　你對她們說，教她們不要吃東西，她一回兒要到外邊買些水菓，一回兒想教家裏送點雞湯。　你想，要教我們同平常人家的老媽子伺候太太小姐們一樣，我們那裏有這麼許多工夫？　我們平均每人要招呼十個人。　喔，說也是無用、她們那裏肯講理？

吉　做看護婦本來是一種很苦的職業，因為世界上最不講理的是醉漢，其次就要算病人。

余　好笑得很，遇到一種奇怪的人，病快好的時候，他還要你陪他談天。看了吉一眼。

吉　那眞是可想而知的討厭。要是個男人，還沒有甚麽，假若是個女人，那恐怕簡直沒有辦法。

老太太　不過我終是不相信，其餘的人，能夠同你一樣。縱然有你這樣的能幹，也一定不會有這樣的和善，這樣的體貼。

僕人　由左門入，手裏拿了一個盤，盤中置茶壺，茶杯，糖碟等物。

余　老太太欲倒茶。老太太請坐，讓我自己來到。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。

老太太　喔，謝謝你。吉倒了一杯茶送余。

余　受吉之茶。謝謝。欲代吉倒茶。

吉　謝謝，我不喝茶。

余　一面喝茶。老太太爲什麽不在北京多住幾天？有吉小姐在家，難道

還不放心麼？

老太太　她到甚麼都能够，不過我這次離家已經很久。我本是因爲吉先生病了，所以來看看。

余　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幹。

老太太　甚麼叫能幹。不過一個女孩子應該知道的事，我不容她們不知道。

余　不過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樣的能幹，恐怕不容易。

吉　做能幹父母的子女，是一件很苦的事。著那假麼熱的天氣，回到家，祇有兩個星期，兩個星期一過，就一個趕到鄉裏去種田，一個趕到廚房裏去燒飯。

老太太　笑。我是一個很頑固的人，——我現在也有了年紀，也不怕人笑話，——我以爲一個人多知道一點事，一定不會有壞處。我不相

吉　信，一個女人會做了飯，就不會做文章。

不錯，不過困難的不是會做了飯的女人不會做文章，是會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會做飯。

余　吉小姐會到北京來麼，我很想認識她，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樣的和氣，可愛。

老太太　她旁的沒有怎麼好處，不過還直爽。就是我嫌她有點新的習氣。

余　（高興。）我想我們一定會變做好朋友，她來的時候，老太太一定要教她寫信給我。

老太太　（向吉。）你有她的照片沒有？

吉　有一張的，不知到那裏去了。

余　（憶起。）喔，吉先生信裏，說老太太要我一張照片，我今天帶來了。（走

向小桌。

老太太　不解。我沒有說要照片。向吉。我幾時……？

吉　你怎麼沒有講？眞是有了年紀的人，說過去的話，不要幾天就忘了。

余　裝不聽見，由錢包裏取出一張小照片。這一張不大好，不十分像，等以後有了好的時候，再送老太太吧。以照片送給老太太。

老太太　看照片。你已經長得很好看，這張照片更加好。

吉　向老太太取了照片，取笑老太太。你平常最究講會說話的，怎麼今天自己把話說差了？你應該說，這張照片固然很好看，但是總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。與余對看了一看。

老太太　我是說的老實話。

吉　你們還坐一會兒纔去吧？向老太太。我送你一個好看的照片框子。

吉帶照片由左門走出。兩人不語者片刻。老太太對余注視，余不知所需，取了一塊糖

食之。

老太太　余小姐，我有幾句話，很久就想同你談談。（將椅移近，余忙將口裏的糖吞下，理了一理裙子，坐直了身子，用心的聽。）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，你知道我年青的時候，很過了些辛苦的日子。我們吉先生，從小就沒了父親，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，連他們的書，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。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，纔把他們帶到這麼大。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著我去擔心。不過還有一件，我放不下心，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。（余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。）這一層，我也同吉先生說過好幾次，他都不把他當一件事。——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。現在子女的婚姻，本來也用不著父母去管，所以我也祇好由他們自己去。（嘆了一口氣，略頓。）我有一個表姪，（余舒了一舒身子，恢復了自然的呼吸。）你大概也認識他，他到醫院看

過我。他雖然祇看見道你幾次，但是因爲他時常聽見我說你怎樣的好，所以他很敬重你。他向我說了好多次，託我說媒，我都沒有提過。因爲我自己兒子的事，我都不管，我那裏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？不道他說，他一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所以不好向你開口，二來就是想對你說，也沒有個好的機會。他，人是一個很好的人，他學的是醫道，現在預備自己掛牌行醫。他的脾氣很好，也是一點壞的嗜好都沒有。——喔，我知道我是一個很腐敗的老太婆，說媒的事，是你們現在最不歡喜的。要是這樣，我請你不要生氣。

余　（如夢初覺！）我很感謝老太太的好意，那有生氣的道理？

老太太　他還想在我回南之前，得一個回信。我想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樣的一件事，你如要細細想一想，你回來寫封信告訴我，我想的沒有什麼不可以。（略頓。）你的意思怎麼樣？你有什麼話，儘可對我

余　說，你知道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兒一樣的看待。

（思索了一會，打定主意。）我想我們年青的人，一點經驗沒有，什麼事都全靠年紀大一點的人到處指點教導。老太太的意思怎麼樣？

老太太　喔，這是你自己的事，總得你自己做主。

余　老太太的意思，如果覺得很好，那自然不會有錯。

老太太　那我就說你很願意？

余　不過我想總得寫一封信回去，問問父母的意思。

老太太　不錯，不錯，自然應該這樣。那你就寫封信回去，等你接到家裏回信之後，再說吧。

余　我想單由我寫信去，還不十分妥當。

老太太　那有什麼不好？

余　可以不可以請吉先生寫一封詳細的信，把老太太的意思告訴家裏，

我再另外寫一封信，一齊寄去？

老太太　不錯，不錯，應該這樣。回來我對吉先生說一說，教他寫起一封信來。寫好了，我教一個人送給你。你說好不好？

余　老太太的主意很好。

老太太　我們還是坐一會，還是就到公園去？

余　老太太意思怎麼樣？

老太太　我們就去好不好？我教他們去請吉先生去。走去壓電鈴。

余　我借你們的電話用一用。

老太太　在那邊院子裏，你知道。余由右門出，僕人由左門入。你去請吉先生，就說我們現在到公園去了。僕人由左門出。老太太坐回原處。如有所思。

吉　由左門入，手裏拿了照片，裝好了框子。進來之後，將照片放在書架上，看了一看，移動一

回。 余小姐那兒去了?

老太太 沉思中。 打電話去了。

吉 坐到小椅上，取了一塊牛奶糖，慢慢去其外皮，隨便的問。 你的媒做得怎麼樣，問了她沒有?

老太太 問過了。

吉 她怎麼樣講? 將糖送至嘴邊。

老太太 他很願意。

吉 將糖由嘴邊拿回。 她很願意? 她說很願意麼? 她怎樣說!

老太太 她沒有說什麼，

吉 她沒有說什麼，你怎樣知道她很願意?

老太太 這用不著說的。

吉 喔，不錯，這一類的事是用不著明說的，是不是? 同天氣一樣，祇要看

看氣色就知道了。老太太對他嚴厲的看了一看。那麼，已經定了？

老太太　她還要寫封信回去，問問她的父母，要等……

吉　問問她的父母！解悟。喔！把一塊糖投入口中。

老太太　你笑什麼？你笑她把她的父母……看重了，是不是？我聽了很歡喜。

吉　沒有的事！我聽了也很歡喜！又拿了一塊放進嘴去。她說了什麼時候寫信沒有？

老太太　她要請你替她寫。

吉　要我替她寫！這眞奇怪。我又不是她的親兄弟，親叔伯，她爲甚麼要請我替她寫信，這不是奇而又奇的事？

老太太　你看了奇怪麼？我看了一點也不奇怪。

吉　爲甚麼不奇怪？

老太太　因爲——因爲你還沒有認出她。她是一個大戶人來出來的女孩子，如道甚麼是應說的，甚麼是不應說的。她知道害羞。

吉　喔喔！女孩子！害羞！又拿一塊糖放進嘴去。

老太太　怎麼你向來不吃糖的人，今天愛吃起糖來了？

吉　今天的糖特別有味兒！高興，跳起。你們現在就到公園去麼？

老太太　等余小姐打完了電話。

吉　想了一想。你不換一件衣服？

老太太　不過是到公園去坐一坐。誰再去換衣服？

吉　可是天氣很涼，不換，也應該加一件——在那裏，我替你去拿，好不好？

老太太　我自己去，你不知道。吉開右門讓老太太走出，將門關好，走到書架，取照片在手，細細的看看。將照片放回，在房裏走了兩轉。余由右門入。

吉　電話打通沒有？

余　打通了。注意老太太不在房內，兩人對看了一看。

吉　將長椅向前稍推。　老太太到後面去換一換衣服，教請你在這裏等一會。請坐。

余　由女人的直覺，知將有有趣的談判發生，爲準備抵禦起見，先摸了一摸頭髮，理了一理裙子，選了長椅離小椅遠的一邊坐了。吉坐小椅上。　老太太眞是一個很可佩服的人，那麼大年紀，穿的衣服，比年青的小姐們還要講究。

吉　一個人甚麼都可以不講究，惟有衣服不可以不講究。

余　爲什麼？

吉　因爲人是一個社會動物。　一個人生在世上，所有的一切物質上的幸福，精神上的愉快，都是明會給他的。　們以一個人對於社會，應當盡量的報答。

余　那與穿衣服有關係麼？

吉　關係大得很！因爲報答社會，有種種不同的方法。有職業的，藉他的職業，有技能的，用他的技能。當兵的可以替我們殺人，做律師的可以替我們打官司，做醫生的可以替我們治病。不過還有一種人，——就像我們——既無職業，又無技能，最少也應該著幾件好看的衣服，纔不至走到人家面前，敎人家看了難過。

余　（笑）哈，我明白了。愈無用的人，愈應該穿好看的衣服，對不對？

吉　對，不過有用的人也不應該著不好看的衣服。社會上沒有一種職業，我們可以承認他有不顧裝束的專利，一個人，自生至死，也沒有一個時期，我們可以承認他有無須修飾的特權。假若一個女人，因爲他已經結了婚，就不管她頭髮的高低，因爲她生了兒子，就不管她袖子的長短，或是一個男人，因爲他能够謅得幾句詩詞歌賦，就不洗淸他的面孔，因爲他能够畫得幾筆山水草蟲，就不剃光他的下巴，拉直

了他的襪筒，那都是社會的罪人，

余　這樣講，恐怕我們都是社會的罪人。

吉　你？　喔！　欲言而止。

余　我怎麼樣？

吉　你？　兩個月以前，亦寃枉說我發燒的時候，我不是已經對你講過麼？

余　　我寃枉說你發燒？

吉　自然是寃枉。　什麼溫度三十九，脈跳一百多，那都是你造的謠言，——是的，完全是謠言。——不過我很感激你，假使沒有你的謠言，我如何能够住到兩個星期？　喔！　那兩個星期！　那是我一生最快樂的兩個星期！　嘆。　噯，無論怎樣，不會再有的。

余　回想到那時的景况。　是的，也不知說了多少話！　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愛說話的病人。

吉　是的，那都是些極眞誠，極平常，極正當的話。　爲甚麼平常我們不能講？　爲甚麼要男人裝了病，方纔可以講？　爲甚麼女人聽了，一定要寃枉說他發燒？　要是現在我說你眼睛生得怎樣的動人，嘴唇怎樣的可愛，你會裝做沒有聽見，把我的額角摸一摸，枕頭擁一擁，說一聲：『現在歇一會兒吧。　你說話說得太多』？　社會眞是一個不自然的東西！　這一類的話，有甚麼說不得？　爲甚麼現在不能說？

余　因爲——因爲你現在不發燒！

吉　你怎麼知道我不發燒？　我一年到頭，沒有一天不發燒。　你要不相信，你現在替我試一試。　（伸手放在長椅邊上，余從長椅那一邊，移到這一邊，先理了一理裙子，然後用右手把脈，同時看左手上的腕錶。　約數秒鐘無話。）　我病的時候，說了很多的話，是不是？　（余點頭。）　說了些甚麼？

余　（余將手縮回。）　你說中國是一個可憐的社會，男人尤其可憐。　除了賭

錢，遇不到人家的小姐太太，除了生病，得不到女人的一點意情。所以你一個星期要打一次牌，一個月要裝一次病。

吉　對呀！這像生病的人講的話麼？——發燒不發燒？

余　猶豫。七十七次。

吉　可見得是說謊。

余　爲什麼？

吉　因爲你就沒有數！

余　喔，一個人可以隨便說謊麼？

吉　自然不能「隨便」。不過我們處在這個不自然的社會裏面，不應該問的話，人家要問，可以講的話，我們不能講，所以只有說謊的一個方法，可以把許多醜事遮蓋起來。

余　我們從小知道，說謊是不道德的。

吉　道德是沒有標準的，隨時代隨個人而變的東西，平常「所謂」道德，不是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迷信，就是這班人對於那班人的偏見。

余　這樣說，世界上沒有善惡好壞的標準了？

吉　世界上祇有髒的習慣是壞習慣，醜的行爲是惡行爲。

余　所以什麼謊都可以說，祇要說得好聽。做賊，賭錢，都可以做，祇要做得好看？

吉　一點都不錯。不過世界上美神經發達的人很少。做賊同賭錢的時候，大半都是不大十分雅觀。說謊，說得好的人很多，不過我最佩服的是你。

余　我向來不說謊，你說我說謊，你有什麼證據？

吉　對呀！所以佩服你的緣故，就是因爲拿不出證據來。不過一個人說謊說太多了，總有一天，轉不過灣來，要露出馬脚來。

余　我從來不歡喜說謊。

吉　好吧，白說是沒有用的。　我問你一件事。

余　什麼事？

吉　老太太替你做媒沒有？

余　（著急。）　你不應該問這句話。

吉　爲甚麼不應該？

余　因爲這一類的話，連自己的父兄都不應該問，朋友更加不應該。

吉　喔，新文化！新文化！　不過你知道不知道？一個人的婚事，從前，是父母專制，現在因爲用不著父母去管，所以用不著父母去問。　（吉先生的意見，以爲婚姻的事如其不要人幫忙則已，如要幫忙，父母應該是最重要的人物，現在所以不要他們過問，一則因爲他們專制，一則也因爲他們不能幫忙。　這一層似乎還沒有人見到，所以附帶聲明。）　但是現在的婚姻是朋友專制，要想結婚，非靠

朋友幫忙不可，所以你說朋友不應該過問，是完全錯誤。

余　我去看看老太太去。（起立欲走。）

吉　（起立阻之。）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，沒有對你說。請坐。（兩人同復坐下。）我不在這裏的時候，老太太同你講了很多的話，是不是？

余　是的。

吉　她說到我不想結婚的話沒有？

余　說了很多。

吉　你知道，我不想結婚。

余　爲甚麼不想結婚？

吉　因爲一個人最寶貴的是美神經，一個人一結了婚，他的美神經就遲鈍了。

余　這樣說，還是不結婚的好。

吉　是的，你可以不可以陪我？

余　陪你做甚麼？

吉　陪我不結婚。　走至余前，伸出兩手。　陪我不要結婚！

余　為他兩目的誠意與愛情所動。　可以。　以手與之。

吉　給我一個證據。

余　你要什麼證據？

吉　你讓我抱一抱！　釋其手，作欲抱狀。

余　走開。　等你再生病的時候。

吉　不過我的母親告訴我，說你已經答應了做她的姪媳婦，那怎樣辦？

余　得意。　那沒有甚麼，我的父母不願意我嫁給醫生！

吉　對，我知道。我們是天生的說謊一對！　趁其不防，雙手抱之。

余　（失聲大喊。）喔！（老太太由右門，僕人由左門，同時驚慌入。吉已釋手。）

老太太　什麼事，什麼事？（余以一手掩面，面紅不知所言。）

吉　（走至余前，將余手取下，視其面。）什麼地方？刺了你沒有？

老太太　什麼事？什麼一回事？

余　（呼了一口深氣。）喔，一隻馬蜂！（以目謝吉。）

（閉幕）

親愛的丈夫

劇中人物

原先生

老　劉

任太太

任先生

一間中國舊式的廳屋，後面左右兩邊，各有一獨扇門，通過道。　室之右壁爲舊式長格，室之中央，置一小桌，四圍置輕便小椅數張，桌上放一花瓶，內置鮮花。　室之左前部，裝一洋式白鐵火爐，爐旁置茶几沙發及安樂椅，椅上皆有腰枕。　一切像具陳設，皆新而精緻，處處表現出一個新

成立的新家庭的氣象。

一個年在二十歲以上的青年(原),帶了帽子,穿了大衣,立在電燈之下看晚報。　少停,一個聽差的(劉)由右門走進,手捧茶具,肘下挾了兩本雜誌。

劉　老爺在書房裏寫信,一會兒就來。　將茶具放在桌上,將雜誌送到原的面前。　這是剛寄來的雜誌。——這屋裏很熱,您不把大氅脫了麼?

原　將晚報塞進大衣袋裏,以帽與之。　太太在家麼?

劉　代原脫衣。　在家。　要不要請去?

原　不用。　拿了一本雜誌,坐到茶几旁邊的一張大椅上。　這幾天太太出門沒有?

劉　將衣帽掛到衣架上。　我們太太不愛出門。

原　隨便的翻閱雜誌。　你怎麼知道?

劉　倒茶。 來了兩個月，一共才出了三次門。上一次連雍和宮打鬼都沒有去看。 送茶。 您喝茶。噯，不去也很好，那麼兒一點地方，那樣多的人，又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。一點意思也沒有。

原　將報紙放在一旁，取了茶杯。 太太不出門在家做點甚麼？

劉　正在撥火爐。 太太？ 太太的事多得很。早上看了我們收拾屋子，下午看看書，寫寫字，空的時候，做點活計。

原　太太還會做活計麼？

劉　您看看這屋裏的窗紗和桌布……

原　那都是太太自己做的麼？

劉　擦了一擦手，椅上取了一個靠枕，送到原的手裏。 連這上的花兒都是太太自己繡的。

原　這樣的能幹？ 接了靠枕，隨便的看了一看。 這花兒做得好不好？

劉　我們那兒配知道這樣的東西。

原　客氣，客氣。

劉　（取回了腰枕，手指了上面的繡花。）您不要看不起他小麼，愈小愈難，又要漂亮，又要脫俗，難就難在這個上面。（將腰枕拍了一拍，放還原處。整理其餘的椅飾及室內的傢具。）

原　（短停頓以後。）太太的脾氣好不好？

劉　很有點規矩。

原　（誤會了他的意思。）啊，沒有從前那樣的自由麼？

劉　我們做下人的怕的不是做主子的講規矩……

原　喔？——怕的是甚麼？

劉　怕的是做主子的沒有身分？

原　喔！——你們太太有沒有身分？

劉　從來沒有罵過我們……

原　啊！

劉　講話非常的客氣。

原　所以你對她也得客氣客氣，對不對？

劉　那是應該的。 比方拿穿衣服的一件事來講，……

原　她要你穿大褂兒？

劉　我向來不着短衣。

原　喔，對不起，我忘了。

劉　她最不願意看見我們穿髒的衣服。 前天我穿了一件舊大褂兒，其實不能算髒，太太看見了，她說：『老劉，你這件衣服應該換了。』 我說：『太太，那一件洗了還沒乾。』 她說：『你祇有這兩件麼？』 我說：『是。』 她說：『兩件怎麼够穿？ 過天叫裁縫來替你做幾件新的吧。』

原　叫裁縫來做了沒有？

劉　指了身上現穿的新長衫。　一齊做了兩件。　取了紙煙罐子。

原　啊，這就是你所說的做主子的身分！

劉　點了一點頭，送烟。　您抽烟。

原　取了一支烟，劉代他燃了火，原噴了一口烟。　所以你的新主子比舊主子強得多啊。

劉　喔，大少爺，您不用那麼講。　您知道，我是不願意出來的。

原　不錯，不錯。　由桌上拿了紙烟罐，送到劉的面前。　抽烟麼？

劉　拒絕。　喔，大少爺！

原　怎麼？　戒了烟麼？

劉　您應當知道，這不是在您的府上啦。

原　啊，不錯，我不應該拿人家的烟請客。　從自己懷裏拿了煙盒子，再送去。　這

是我自己的，金馬牌子，眞正的國貨，嘗一嘗，看味兒好不好？ 劉依然拒絕，無意中向門看了一看。 喔，不要緊，你們老爺和太太都是有身分的主子，客人請你抽烟，決不會見怪的。

劉 接了一支煙。 謝謝您。 自己燃了火吸煙，這一支煙，引起了兩人舊日的感情，所以以下的談話，愈加的親密了。 大少爺，您以前認識不認識我們的太太？

原 不認識。 爲甚麼問我？

劉 猶豫。 因爲——我老想同您說，總沒有得空兒。 走近。 我覺得我們太太很有點的奇怪。

原 有什麼奇怪？

劉 我對您說了，您可不要對老爺太太講。

原 你說吧。

劉 我們太太……

原　太太怎麼樣？

劉　是老媽子說的。

原　老媽子說甚麼？

劉　（走近原的身旁，低了聲。）自從太太來了之後，我們老爺還沒有在太太房裡歇過。

原　喔，傻東西！

劉　傻東西？　您不信麼？

原　我？　我很信！

劉　您不覺得奇怪？

原　我也覺得很奇怪，不過這不是你們太太的奇怪，這是老爺的奇怪。你們老爺是怎樣的一個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
劉　不知道。

原　啊，你們老爺是一個詩人。你知道不知道怎樣叫做詩人？啊你不知道。一個詩人是人家看不見的東西他看得見；人家看得見的東西，他看不見人家想不到的東西他想得到；人家想得到的東西他想不到；人家做得出事他做不出，人家做不出的事，他做得出。

劉　不信。太太每晚睡覺都把門鎖上。

原　那算得甚麼？你們老爺袋裏有把鑰匙！劉搖頭。你不信？

劉　厨子說……

原　厨子說甚麼？

劉　低了聲。厨子說我們太太一定是個……走到原的耳邊，講了兩個字。

原　胡說！混賬東西，滾出去！

劉　帶笑。老爺寫完了信就來。將紙煙的火頭捻熄，帶了煙走出。

原　坐在椅上看雜誌，少停，任太太由左門走進，手裏拿了未做完的毛織物。

原　啊，任太太。（起立，將書放下。）

太太　原先生。

原　這幾天好吧？

太太　多謝，很好，請坐。（兩人同坐下。）原先生什麼時候來的，我簡直不知道。我們的聽差，眞是一點規矩都不知道。（走去代原倒茶。）

原　規矩？啊，不錯。

太太　怎麼？

原　我說，你們的聽差，很知道規矩。我一進來，他就要去請你，我因爲恐怕你有事，所以沒有要他去。（接了茶。）多謝。

太太　他們就讓你一個人坐在這裏！

原　沒有沒有，老劉在這裏陪了我半天，我們談得非常的有趣。我正在這裏想，覺得中國眞是什麼人才都缺乏，像他這樣的一個聽差的，就

找不出第二個來。

太太　這是你的成績啊。

原　怎麼是我的成績？

太太　因爲他是你教出來的，你是他的舊主人。

原　我教出來的？　我從來就沒有教過他，什麼事都是他教我。　從我七八歲在書房裡上學的時候，他就是我的顧問。　記得有一天，先生出了一個對子，叫『籠中鳥』，要我對。　我想來想去想不出，我就去問他。他教我對了一個『虎離山。』　先生說，字面雖然不工，意思還不錯！

太太　哈，他甚麼都知道。

原　是的，甚麼都知道，不過他的專門知識，是中國的舊戲。　所有北京的一班唱戲的，你如果問他，誰是誰的徒弟，誰是誰的親戚，誰是譚派，誰是汪派，誰的拿手好戲是『三打，』誰的拿手好戲是『三斬，』他可

以源源本本的背給你聽，還可以包你沒有一點錯兒。（任先生由右門走進。）哈囉。

任　哈囉，對不起。（向任太太。）我不知道你在這裡。（想去倒茶。）

太太　（起來代任倒茶。）讓我來替你倒罷。你一做起文章來，就甚麼都不管，客人來了，也不來招呼。（將茶遞給任，並替他整理衣領衣扣。）

任　謝謝。客人？誰是客人？

太太　原先生已經來了好久，……

任　原先生？喔，我們不把他當做客人，他自己也從來不把自己當做客人；人就假定他是一個客人，他也不是我的客人，因為他不是來看我的，他是來看你的。

太太　靜庵！

任　是的，他們都是來看你的，他們來的時候，都說是來看我的，但是他們

都是來看你的。向原。老朋友，趕快的結婚吧，一個人一結了婚，從來不來看你的朋友，就都來看你了。

原 不要以爲個個人有你這樣好的運氣，不要忘了，有的人，一結了婚，從來不看他的人，就都去看他；他還有一種人，一結了婚，從來去看他的人，就都不去看他了。

太太 那他最喜歡了。他最討厭的就是客人。

任 素貞！

劉 由右門走進。太太，一個姓胡的請您接電話。

太太 姓胡的電話？那一個姓胡的？

劉 他不肯講。他說提到姓胡的，您就知道。

太太 面上現出不安的樣子，但頃刻之間，恢復了常態。向劉。再加一點茶來。劉取了茶壺走出。任太太取了手工亦隨後走出。原與任兩人的目光都不知不覺的跟隨

了她。（直等到她出門之後，兩人同時回過臉來目光恰恰相遇。）

原　任太太走路，走得眞好。就來不曾看見一個女人走路，有她這樣走得好看的。

任　（慨嘆。）噯，她的好處多得很。你同她還沒有十分的熟識，等你同她處久了，你才知道。

原　用得着麼？從今晚我走進這間屋子，到現在，我的知識，就已經長進了許多。

任　（搖頭。）世界上有兩種女人：一種，祇有旁人覺得到她的好處；一種，祇有她的男人覺得到她的好處。祇有旁人覺得到她的好處的女人，一百個人裡面，你可以找到十個；祇有她的男人覺得到她的好處的女人，一百個人裡面，你難找到一個。

原　『文章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是人家的好。』——是的，一個人常見了，就看

不出她的好處來。

任　常見了就看不出好處來？ 沒有這麼一囘事。

原　那麼，爲甚麼同是一個人，在訂了婚的時候，你總覺得非常有趣；等到結了婚，那味兒就淡了呢？

任　是的，同是一個人，不錯，但是在訂了婚的時候，她祇是專門的打扮了給你看。 等到她和你結了婚，她祇是專門打扮了給你的朋友看。專門打扮了給你的朋友看，本來也是一件很好的事，不過她還要專門的不打扮了給你看。

原　這正是老婆的好處！

任　這正是人家老婆的好處！

劉　（手裏拿了茶壺及一張名片走進。 將茶壺放桌上，名片向任遞去。） 會您的。

任　（看了名片。） 我不認識他，是怎樣一個人？

劉　是步軍統領衙門派來的。

任　步軍統領衙門派來的？　他到這裏來幹甚麼？

劉　問過他。　他說，——他說有一件要緊的事，要見你。

原　是怎樣的一個人？

任　他現在在那裏？

劉　在客廳裡。

任　向原。　坐一會兒。　不願意的走出。

劉　將門關好，倉皇地走到原的面前。　喔，大少爺，大少爺！

原　一驚。　什麼事？

劉　這個人是統領衙門裏派來拿人的。　門外還有好幾個衛兵！

原　拿人的，拿什麼人。

劉　拿——拿我們的太太！

原　胡說！

劉　一點都不胡說。今天是汪大帥老太太的生日，家裏有堂會。把北京所有的名角兒都叫去了，只有黃鳳卿沒有到，大帥生了氣，要辦他，所以派了人來拿他。

原　拿他，拿他，到底拿誰？

劉　您還不明白麼？

原　明白？不知道你說是怎麼一回事。

劉　喔，大少爺，那一天他們結了婚，一回到家，我就看了出來。

原　（不耐煩。）看了出來，看了甚麼出來？

劉　我們的太太，是黃鳳卿扮的！

原　胡說！

劉　您不信？喔，他那眼，他那嘴，他那笑法，他那走路！

原　是那兒聽來的這些瞎話？

劉　喔，他們先到他的家裏，拿了他的夥計，問他老板在那兒，他說，生病了，問他在那裏兒病，其初他還不肯說，後來——後來他們要鎗斃他，他方纔說了出來。

原　說了甚麼出來？

劉　說他老板在我們家裡。

原　吁！

劉　告訴您，一定是他。您想，自從老爺結了婚。他就沒有唱過戲。

原　好笑。弄清楚了，誰沒有唱過戲？黃鳳卿沒有唱過戲，還是你們太太沒有唱過戲？

劉　也不耐煩。喔，他們兩個人，就是一個人。

任　手裏拿了一張字條，由右門走進。荒謬絕倫的事！說黃鳳卿在我家裏養

原　病。看你懂不懂這上面說的是什麼話。讀字條。劉在旁靜聽。『汪大帥把我押在班房，如不把您交出，立刻就要鎗斃我，這不是鬧頑意兒，我上有一個老娘，下有五個小的，請您可憐我這條小命，見字即來，爲要爲要。　胡升叩頭。』

任　這是怎麼回事？

原　向劉看了一看，劉正在倒茶，會意走出。　聽說今天是汪大帥老太太的生日，把北京所有名角兒都叫了去唱戲。　現在什麼人都到了，就祇黃鳳卿沒有到。　現在他們要拿他。

任　拿他？爲甚麼拿到我這裏來？

原　那我可不知道。慢慢的。　也許——任太太長得有點像黃鳳卿……

任　豈有此理！

原　不要忙，有人還說任太太就是黃鳳卿扮的呢！

任　混賬！

原　說句老實話，任太太的樣子，倒實在有點像黃鳳卿，——噯，簡直竟可以說很像很像。如果任太太不是一個女人，……

任　（恐怖起來。）甚麼！你說她不是個女人？

原　（急辯。）我沒有說。我說如果任太太不是一個女人，連我也都可以相信。現在我們知道黃鳳卿是個男人，任太太是個女人？所以……

任　（氣惱。）你怎麼知道她是一個女人？

原　（意料所不及。）我怎麼知道她是一個女人！難道她——她不是一個女人麼？

任　（怒。）我怎麼知道？

原　你怎麼知道!!!　喔，天呀！（跳起。）結了婚兩個月，不知道……（任太太走進，任兩手抱頭，坐在椅上。）

太太　由右門走進，滿面的悲愁。劉隨其後。向劉。叫車夫把車子拉出去，我即刻就要出門。

劉　猶如預知。是。由右門走出。

太太　走到任的面前，悲傷的。靜庵，我有一個女朋友病了，剛纔來電話，要我就去看她去，……

原　啊！

太太　……病得非常的厲害。醫生說，如果今天晚上要不發生變故，或者有幾分希望，不然，恐怕有點危險。

原　他們要把他鎗斃，是不是？

太太　甚麼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

原　這不是我的意思，這是那字條兒上的意思，手指桌上的字條。

太太　字條兒？取了字條，讀了一遍，其初略有爲難之色，手立刻轉爲鎭靜，露出笑容。啊。

任　跳起，粗魯的把她拉住。你是誰？

太太　我？我是你的太太。

原　不錯，問題是：是個男太太，還是個女太太？

任　將她震搖。你到底是誰？你到底是誰？

太太　撒嬌。怎麼十個男人，就有九個是野蠻的。你們就都會欺負女人。

原　喔，女人！

太太　女人，是的，一個純粹的女人，一個理想的女人。

任　我問你，為甚麼走到這裏來？

太太　憤慨。為甚麼走到這裏來？好像害了你似的！我來了兩個月，把你的屋子弄整齊了，把你的起居飲食弄舒服了，把你的頭髮翦短了，把你的衣服刷新了；請問，我有甚麼對不住你的地方？從來新婚夫妻沒有享過的幸福，你享盡了；從來男子沒有享過的女子的愛情，

你享足了。不相信，等你再結婚一次，兩次，十次，一百次，那時你就要想念到你的第一個老婆；因爲她們祇能恭維你，伺候你，服從你，倚賴你，怕你，怨你，悲你，痛你，哭你，殉你，她們永遠不會像我這樣的愛你。」

任　（自嘲。）爲甚麼把這樣大的幸福，加在我的身上來？

太太　坐下來，讓我講給你聽。（三人同坐下。）有一次，北京的「文人才子」在中央公園，開了一個辯論大會，討論一個重大的問題，就是：『中國的舊戲，有無男女合演的必要。』那時間，贊成的也有，反對的也有。正當辯論緊急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人站了起來，頭上的頭髮，約有五寸來長，脚上的皮鞋，至少有一隻是破的，身上的大衣，最多也就剩了一個扣子，……

原　靜庵，那恰恰是你。

太太　他說；『我不承認中國的舊戲，有男女合演的必要。』反對的人，無

非是說，男人表演男性，女人表演女性，總要比男人表演女性，女人表演男性，格外的合情合理。這種見解是非常的高明。可惜的是他們那話，缺少了一點根據。他們先就承認中國舊戲裏面，有男性女性之分；但是中國的舊戲裏面，就沒有甚麼男性，甚麼女性。中國舊戲裏面，祇有兩種怪物——是的，兩種怪物——一種是張了口大喉嚨嚷的，一種是逼着口尖喉嚨叫的；一種是把頭髮捲在腦袋後面，一種是把他掛在鼻子底下；一種走的是中國的『八』字，一種走的是亞拉伯的『8』字。事實既然是如此，我不知道男女合演的必要在那裏？』　他說完這幾句話，贊成的，反對的，鼓掌喝采，全場一致。因此現在一班走亞拉伯『8』字的人，都保全他們的飯碗。少頓。那時會場的一個基角兒裡，坐着一個美麗無比的婦人，頭上帶了一頂帽子，身上穿的一件旗袍，就連她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聰明。

原　靜庵，那就是她。

任　現在你來報復我？

太太　喔，不，不是我不是來報復你的，我是來報答你的。　你說我是一個怪物，你知道『雷峯塔』的故事，現在你就是許仙，我就是白娘娘。　走到任的身旁，扶其肩，很親密的。　靜庵，這兩個月，我們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！　我從來不曾有這樣的美麗過，也不曾有過這樣的丰韻。　你，你看看你！你的靈魂，從來不曾有這樣的清醒過，你的心房，從來不曾有這樣的顫動過，你的感覺從來不曾有這樣的銳敏過。　兩個月的工夫，你寫了十萬字，把我的手都抄麻木了，到現在我還覺得酸痛。　無意之間，用左手扶摩她右手的手腕。　你應當怎樣的謝我才是？　任執其手腕吻之，忘卻一切。

劉　由右門走進。　太太，車好了。　退出。

任　猶如由夢中驚覺。　甚麼？　任太太將手繡画，向門走去，任厲聲的問。　那裏去？

太太　極平常的。　到金華胡同汪宅裏唱戲去。

任　立起。　唱戲去？　半請求半命令的。　不要去！

太太　不要去？　爲甚麼不要去？

任　那不是你去的地方。

太太　那沒有法子，我們有行業的人，就不能由我們自己挑選主顧呀。　況且我已經答應了他們。　由右門走出。　任復坐下，神氣頹喪。　二人片刻無語。

原　靜庵。

任　抬頭向之。　甚麼？

原　她不回來了。

任　怎麼，不回來？

原　一定不回來。——可惜得很？

任即刻奔出。 原亦立起，在屋裏走了一兩轉，臉上現出笑容，但是他腦裏想到的事情，祇有他自己知道。 他忽然將叫人的電鈴壓了一下，自己帶上帽子，着了大衣。

劉　由右門走進。 進來之後，向四面看了一看，偸偸的走到原的面前。 喔，大少爺，老爺和——和太太鬧翻了沒有?

原　取了一支紙煙，燃了火。 教我的車夫把燈點了。

劉　是。 不敢再問。 代原開了門，隨原走出，將門關好。 數秒鐘後，任走進，神情如舊，進來之後，即在火爐旁邊的一張大椅上坐了。 少停，任太太由左門走進，手裏拿了一個長方形的手飾盒子，兩本賬簿，一根頸鍊，鍊上繫了一個象牙的墜子，一進門，即不停的講話。

太太　靜庵，我可以不可以把這個象牙蝴蝶帶去? 這是我最愛的一件東西，恰好配我的那件天青色的衣服。 說話時，任迎面走去，兩人同坐在桌旁小椅上。 讓我帶去做個紀念，好不好?

任　素貞！ 手扶其臉。

太太　可以不可以帶去？（取練在手。）

任　這裡所有的東西，都是你的。

太太　替我帶上。（任代她把練子套在頸上。她把長方形的盒子打開了，拿出一本銀行存欵的簿子來。）這本簿子交給你。（將簿子打開。）這上面的存欵，原來是三千塊，我來了之後，你取了兩次錢，第一次是十二月十八，取了三百塊，第二次是一月二十，取了二百，現在淨存二千五百塊。（將簿子送到任的面前，任將他向旁邊一推，正要開口，她已經接續不停的講了下去。）這是我們的零用賬。（翻開零用賬。）這一個月的三百塊錢，現在祇剩了八十塊，不過房租已經付了，電話錢也已經拿了去，還有新叫來的兩噸紅煤，還沒有動用得到，……

任　素貞，……

太太　是的，這是厨子和老媽子上工的日期。厨子的工錢，是八塊錢一月，

上月十九上的工。 老媽子是三塊錢一月，做半月，預支一月的工錢。這個月應該到二十四號支工錢，現在還沒有到。 我走了要是她還願意在這裏伺候你，你可以照舊的給她工錢；如果她不願，那末就把這一個月工錢都付給她。……

任　素貞！

太太　……可是這個廚子，我勸你換了他。 每天開三十吊錢的賬，還是沒有菜吃。 一個星期用了我們五斤醬油！ 我老早就想回了他。（將賬簿送到任的面前，任照樣的向旁邊一推。 任太太向週圍看了一看。） 最要緊的，是這個屋子，不要讓他們弄糟蹋了，不要忘記教他們每天照樣的打掃！椅墊桌布，一個星期換一次，地板兩天洗一次，星期五擦玻璃。……

任　素貞！ 聽我說……

太太　啊，現在甚麼事都弄清楚了。（看了一看手錶。） 我們祇剩了一刻鐘的

工夫，讓我們坐在一張舒服的椅子上去，親親密密地談一談。拉了任的手，兩人同坐到火爐旁邊的沙發上。

任　素貞，——不要走。執了她的手。

太太　不要走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

任　不懂我的意思？你不是講過麼？這兩個月，我們過得非常的快樂，爲甚麼不讓我們接續的過下去？唱完了戲回來，我在這裏等你。

太太　你在這裡等我？我要三點鐘才出臺，你能够等我麼？

任　我可以看書，我可以寫東西，我可以抽烟。

太太　喔，這都是無意識的話！讓我們談一點正經的事。你那本書，打算甚麼時候出版？

任　出版？你走了，我立刻把他燒了。

太太　燒了！無意識！這本書是一件無價之寶，——一件雙倍的無價之

寶，——因爲這本書，字裏是你的靈魂，紙上是我的墨蹟。

任　你走了，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了。

太太　不對，不對，我如果不走，你就快要一個字也寫不出了。現在我走了，你有了新的情感，新的悲哀，一個有天才的人，有了新的情感，新的悲哀，不怕沒有新的文章。

任　從今天起，我就不能再看見你的面貌，聽見你的聲音？

太太　我住在獅子胡同九號，那是我的私宅，你什麼時候都可以到我家裏看我去。

任　到你的家裏去？那不是你的家，你的家在這裏，這是你的家，這是我們的家。

太太　不錯，這是我們的家，應當時常的回來看看。

任　最少一個星期兩次。

太太　可以，可以。可是……

任　怎麼？

太太　可是我不能穿這樣的衣服。

任　不能穿這樣的衣服？（了解了她的意思，如釋重負。）喔喔！不要來，不要來。

太太　怎麼？

任　從今天起，我不認識你，你也不認識我。

太太　怎麼！不准我到我自己的家裏來？不准我來看一看我自己的睡房書房？不准我到我自己布置的客廳裏坐一坐？不准我在我自己繡的腰枕上靠一靠？你能夠這樣的無情無義麼？

任　我的妻子今晚去世，從今天起我是一個鰥夫。

太太　不續絃麼？

任　續絃！

太太　討個塡房？

任　塡房！　啊，塡房，塡房，一個房空了，是要塡的，是可以塡的，但是誰能够塡這個空了的心！

太太　喔，不要這樣的傷心，我還沒有死。　雖說這是你的好意，但是一個人都是不願意死的，你知道！（看了一看錶。）啊，啊，現在我祇有十分鐘的生命，我還有一個要緊的遺囑，沒有吩咐你。

任　什麼事？

太太　就是塡房的一件事。　你說你的心不容易塡，我告訴你，我的房，也是不容易塡的。　喔，那是怎樣的一個睡房！　床舖，被褥，枕頭，幔帳，衣櫃，衣厨，梳裝臺，洗面架，肥皂盒子，香水瓶子，地上的地毯，壁上的字畫，各樣東西，配合得何等的完美！　沒有一件東西，沒有我的個性刻在上面。　現在凡是我所用過的東西，我都留給你，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

事。你每天要教他們照舊的去拂拭灰土，不要移動他們的地位。最要緊的是將來——將來新太太進門的時候，你先把我所有的東西，一齊燒了，然後再讓她進來。

任　喔，無意識！我再也不結婚。你走了之後，我每天親自去打掃，親自去收拾，包你件件東西都和你在的時候一樣。

太太　親愛的丈夫！（吻他的髮，又看了一回錶。）還有五分鐘。

任　啊，讓我在你的懷裏睡一睡。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女人的懷裏睡過，——除了小的時候睡在母親的懷裏。（躺直了身子，睡在她的懷裏。）祇有五分鐘，是不是？喔，不要緊，祇要三分鐘我就睡着了，——睡着了，和睡在母親的懷裏一樣，什麼事都不知道了。（靜睡不動。）

太太　可憐的小孩子！（代他理了一回髮，又看了一回錶，從放在身旁的一個鏡包裏拿出一面小鏡，一張小梳，一手執鏡照面，一手用梳自理其髮。）

（閉幕）

酒後

這篇獨幕短劇，是由一個朋友叔華的一篇短篇小說產生出來的。（小說見「現代評論」第五期） 我讀了那篇小說，覺得他的意思新穎，情節很配作一獨幕劇。 當時同讀的兩位朋友，亦表示贊同，幷極力慫恿我寫一篇短劇。 我既受了那篇小說的啟示，又得到他們兩位的鼓勵，遂寫成了這本劇本。 現在我一面向他們表示我的感謝，一面要向讀者說個明白，如果你們對於這篇劇本的意思和情節，有甚麼讚許，那麼你們應該將讚許都送給那篇短篇小說的著者；對於劇本的修詞上，劇中人的性格及表現上，如果有不滿意的地方，那——那祇好歸咎於我的那兩位朋友，——因為是他們要我寫的！

劇中人物

夫

妻

客人

布景

一個冬天的深夜，一間華美的廳屋。喝醉了酒的一位客人，睡在一張長的沙發上。一個年近三十歲的男子，坐在桌旁削水菓。桌上除了水菓碟子茶壺茶杯之外，還有一個燒水的小洋爐，下邊的火正燃著。屋內非常的幽靜沈寂，衹有水壺裏發出細微蚩蚩的聲音。

開幕之後，約過了半分鐘，一個青年的女子，一手拿了茶葉瓶，一手拿了一條氈子，走進屋來。進來之後，先把氈子在靠近男子的一張椅上放

了，帶了茶葉瓶，走近桌來。

妻　拿來了，替他蓋上吧。吃水菓要緊，並且想難他一下。

夫　好，替他蓋上。你比我蓋得好。說完了看了她一眼。

妻　回看了他一眼，將已經拿在手裏的茶壺放下。你以爲我不敢嗎？這有甚麼稀奇？做給你看看！重新取了氈子，輕輕走去將氈子蓋在那客人的身上。

夫　水開了。

妻　走了回來，用沸水先沖了空壺，把水傾在痰盂裏。

夫　芷青啊，起來。——起來喝點茶睡覺去。

妻　你看，我教你不要呌醒他，讓他睡一會兒。放了茶葉，沖了茶，滅了火，壺上加了套子。

夫　吃了好幾口水菓。唉，我說，你不讓叫醒他，如果他今晚一夜不醒覺，你要我等他到明天怎麼樣？

妻　你吃了那麼多東西，你現在會睡得著嗎？——就睡了也不舒服。

夫　不過這太不公平了。你讓他舒舒服服的睡在那裏，要我辛辛苦苦的坐在這裏等他。

妻　他喝醉了酒，你沒有喝醉酒。——你們幾個人喝他一個，……

夫　更正她。喝你們兩個。

妻　喝我們兩個？我就祇喝了半杯酒。現在還覺得心跳呢。坐到沙發上。

夫　你沒有喝酒，你幫了他講話。

妻　不應該，是不是？

夫　吃完了水菓，擦了手，也坐到沙發上。應該，應該。不過也讓我躺一躺，我想

總可以吧？ 躺在她的懷裏。

妻 這樣很公平，是不是？

夫 怎麼？

妻 他睡在一張椅子的上面，你睡在——一個女人的懷裏。

夫 這非常的公平。因為他是喝醉了酒，保不住要吐的，要把你的衣服弄髒了，所以不能睡在你的懷裏。我——並沒有喝醉酒。

妻 喔，這股酒味兒！你靠在那一邊去。將他推開了，把身後的一個靠枕給了他。

他領受了妻的這番情意，也從另外的一張椅上，取了一個靠枕遞給她。 謝謝你，我沒有那個很舒服。

夫 把兩個靠枕都領受了下來，從衣袋裏摸出一個煙斗。 准不准抽煙？

妻 不准！

夫 嘆了一口氣。 唉，甚麼都好，就是這一點，有點美中不足。

妻　啊，美中不足的地方多得很，屋子不舒服，飯菜不合口，太太不漂亮，……

……

夫　不要這樣的得意！

妻　誰得意？

夫　你得意。

妻　怎麼我得意？

夫　你以為一個人得意了，一定是說大話嗎？　一個人，心虛的時候，方才說大話，自謙的時候，多半是自負。

妻　我一點都不自負。　我自己知道，甚麼都沒有弄得好。　不過你應該幫助我才是啊。

夫　懶怠的。　亦民啊，……

妻　唉。

夫　我時常的想，像我這樣的一個人，享受這樣的一種幸福，我祇有感謝上帝，再也不敢有一個非分的欲望。不過我有一件事，我死的時候，我要立在我的遺囑裏。

妻　甚麼事？

夫　我要教他們替我做一個大箱子，裝一箱子的烟，放在我的棺材裏。

說完了兩個人都笑了起來。他趁了這個好的機會，又倒到她的身上。喔，親愛的，這是天堂的生活，這是仙宮的生活，然而這是人的生活。一個人既然生在世上就應該過這樣的生活，——最少要有一天，——一點鐘，——一忽兒！握了她的手。你說對不對？

妻　蔭棠，我想世界上甚麼幸福都是假的幸福，祇有愛的幸福，是眞的幸福。

夫　啊，這是你最得意的題目。——喔，對不起，講講。坐直。

妻　我想一個人在世界上，要有了愛，方才可以說是生在世上，如果沒有愛，祇可以說是活在世上。

夫　生在世上，和活在世上，是怎樣的分別法子？

妻　一個人，在世上，有了愛，他就覺得他是人類的一個，他就覺得這個世界也是他的，他希望大家都有幸福，他感覺得到大家的痛苦，這樣方才能够叫生在世上。　一個人，如果沒有愛，他就覺得他不過是一個旁觀的人，他是他，世界是世界，他要吃飯，因爲不吃飯就要餓死，他要穿衣服，因爲不穿衣服就要凍死，他要睡覺，因爲不睡覺就要累死。他的動作，都不過是從怕死來的，所以祇好叫做活在世上。

夫　照你這樣的定義，中國有四萬萬人，最少有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，是活在那裏，不是生在那裏。

妻　所以我想一個人如果沒有愛，不知道愛，那就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。

夫　一個人沒有愛，也不是最可憐的人，不知道愛，也不是最可憐的人。最可憐的人，是他知道愛，沒有得愛，或有得愛，社會不容他愛的人。

妻　你是說——（轉頭向那個客人看了一看。）芷青，是不是？

夫　是的。

妻　（靜默了一回。）蔭棠，爲甚麼沒有人愛他？

夫　因爲他結了婚。

妻　喔，結了婚！那算得數嗎？他就沒有和他的太太同住過。

夫　那不管。中國的女人，祇要結婚，不管愛不愛的。這本來也是很對的，因爲婚姻是一個社會的制度，社會制度，都是爲那一般活在世上的人設的，不是爲那少數的生在世上的人設的。

妻　這樣說，婚姻的制度就應該打破。

夫　那可不要提倡。從前的人，以爲結了婚就是愛，那已經受不了；現在

有不少的人，以爲不結婚就是愛，那更加愛不了。

妻　這樣說，像他這樣的人，就讓他這樣孤單的過一生嗎？

夫　你要他結婚嗎？　你如果要他結婚，那容易得很。　你祇要給他一點毒藥，教他把他的太太今天毒死了，明天就有人和他結婚。　如果你覺得毒死人是不人道的事，那麼你或是把她趕走，或是說她不能生小孩子，或是說她有精神病。　這些方法雖然不同，目的是一樣。　這是一般活在世上的人定的規矩。

妻　蔭棠，我實在非常的可憐他。

夫　你用不着可憐他。　他雖然沒有得到愛，但是他不是僅僅的活在那裏，他還生在那裏。　你不要因爲看了他的外表很鎮靜，很涼淡，以爲他失望。　他的內部，有一把火在那裏燒着。　我們雖然看不見那火焰，可是我們時常看見他噴出來的火星子。

妻　（轉想。）你知道，我初認識他的時候，很有點怕他。

夫　現在呢？

妻　現在己經熟了，還怕甚麼？

夫　是的，我相信有許多女人，初見了他的時候，一定怕他。其實他對於女人，是再溫和沒有的。

妻　那我老早就看出來了。

夫　（好像剛剛想到。）唉，我想他和你心目所理想的一種男子，倒有點相近。

妻　我心目中所理想的一種男子是怎麽樣？

夫　一個人，意志很堅決，感情很濃厚，愛情很專一，不輕易的愛一個人，如果愛了一個人，就永久不要改變，設或那個女人實在不值得愛，那也是你自己的過失，祇好跳在海裏自盡去。

妻　你。你心目的理想的男子是怎麽樣？

夫　我心目中的理想的男子，完全的和我一樣！……

妻　嗤！摸手絹。

夫　不然，我會這樣的快樂麼？

妻　看見我的手絹沒有？

夫　你剛才不是坐在那邊……

妻　看見了手絹，起了身。你要不要喝茶？

夫　謝謝你，不要喝。

妻　從另外一張椅上取了手絹，腦中生了一個異想　靠在棹旁，想了一回。蔭棠，你不
是說過年的時候，要送我一樣禮物麼？

夫　是的，你想要我送你甚麼東西？

妻　我現在不想要你送我東西了。

夫　爲甚麼？　爲甚麼又不要我送東西？

妻　我想向你提出一個要求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應我？

夫　祇要我能做得到的，我都答應你。

妻　你做得到，一個很簡單的要求。

夫　（起立。）甚麼要求？

妻　要你答應了我，我方才說給你聽。

夫　我答應你。

妻　眞的答應我？

夫　眞的答應你。

妻　芷青睡在那裏，你讓我去吻他一吻

夫　甚麼？

妻　去吻他一吻。

夫　（癡笑的。）那不行！（坐到椅上。）

妻　爲甚麼不行?

夫　那——那是不應該的。

妻　爲甚麼不應該?　難道一個女人結了婚，就沒有表示她意志的自由麼?　就不能向另外一個男子表示她的欽佩麼?

夫　表示意志的自由，自然是有的。　不過表示欽佩——是那樣表示的麼?

妻　(又坐到椅上。)　那有甚麼?　難道你還吃醋嗎?　我想你一定不會吧?

夫　喔，不是，我是不十分贊成這個表示欽佩的方法，不是吃醋。　中國的男人，就沒有一個知道吃醋的。

妻　中國的女人呢?

夫　中國的女人?——和外國的女人一樣!

妻　女人也不是個個都是一樣的。　我從來就不知道吃醋，我最討厭的

是一個女人吃醋。

夫　不要把吃醋說得這樣的要不得，吃醋也有吃醋的味兒。　一個女人，如果完全不吃醋，那就和一個男人完全不喝酒一樣，一定乾燥無味得很。　不過酒喝多了是要吐的，醋吃多了也是要吐的，吃醋吃到要吐的程度，就沒有趣味了。

妻　我相信一個人，眞正有了愛情，是不會吃醋的。

夫　好了，眞正有了愛情的，是不會吃醋的；眞正沒有愛情的，也是不會吃醋的；所以祇有那眞正有了一半愛情的，最會吃醋，對不對？

妻　喔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　我是說，兩個人彼此有了絕對的信任，方才能夠有眞正的愛情。　有了絕對的信任，就不會有吃醋的事發生。

夫　你對於我，我相信是有絕對的信任的了，現在如果我要和一女人接吻，你答應不答應？

妻　一定答應？

夫　眞的？

妻　眞的。——不過你要得到我的允許，當着我的面。

夫　哦！當着你的面，我去和誰接吻去！那還有甚麼意思？

妻　我現在向你要求的，也是當着你的面去和一個男人接吻呀。

夫　是呀！那也一樣的沒有意思，所以我不贊成啊。

妻　（沒有話說。）不行，你已經答應了我。

夫　（看出她眞有那個意思。）你眞的想去和他接吻嗎？如果你眞的想去和他接吻，我立刻答應你。

妻　你答應我？

夫　（誠意的。）我答應你。

妻　那我就去！（立起。）

夫　鎭靜得很。你去好了。

妻　軟了下來。他會知道嗎？

夫　取笑。你要不要他知道？

妻　安自己的心。喔，他不會知道。

夫　搗亂。我告訴你一個方法，如果你不要他知道，你輕一點兒，如果你要他知道，你就重一點兒。立了起來。現在讓我走開。

妻　沒有想到。你不要走！你爲甚麼要走開？

夫　剛才你說，你對我有信任，所以我可以當着你的面和一個女人接吻；我對你，更信任，所以你和一個男人接吻的時候，我可以走開。想走。

妻　那不行，那我不答應。將他拉住。

夫　這眞奇怪！你要我怎麼？

妻　將他安在椅上。你不要走。她走了幾步，停了。蔭棠，我有點怕。

夫　不要怕，鼓起膽子來。她還是不走。去啊！

妻　眞的鼓起膽子，毅然向那張睡了人的沙發走去，走了幾步，又回過頭來。你和我一塊兒來。

夫　喔，這樣的無用！

妻　她又走了幾步，站在沙發旁邊猶豫。

夫　偷偷的走到門口。我給你絕對的自由唉。走出。

妻　嚇回。蔭棠，蔭棠，蔭棠！客人驚醒了。

客人　啊！立刻坐了起來。

夫　走進屋來。見客人坐起，大失所望。這可不要怨我，這是你自己……

妻　給了他一個眼色。

客人　睡眼曚矓的走到棹子來。甚麼時候了？

夫　甚麼時候！誰教你不多睡一會兒？

客人　爲甚麽？

夫　爲甚麽？因爲……

妻　蔭棠！

夫　……因爲有一個人……

妻　蔭棠！不許說！

夫　一字一字的。……正……想……要……

妻　急了，趕緊的走來，掩住他的嘴。不許說！

夫　將她的手扯開。想要和你……嘴又掩住了。

妻　不許說！緊緊的掩住他的嘴不放　說不說？　說不說？　他垂了兩手，不再掙扎了。

客人　已經糊糊塗塗的倒下了三杯茶，屋內的舉動，一點也沒有覺到，端了一杯茶，送到那位嘴還被人掩住的先生的面前。喝茶。

（閉幕）

本書實價每册售大洋三角
北京大學現代評論社發行
北京虎坊橋京華印書局印
代銷現代評論各書坊代售
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初版





一隻馬蜂

